

國粹文學之一

文信國指南錄

古今圖書局出版

845.26
0013

國粹文學之一

文信國指南錄

古今圖書局出版

光緒三十二年十月
明治三十九年十一月

日 日
出版

定價 四角

出版者
華商 古今圖書局

代行者
靜虛齋主人

日本東京淺草區新橋屋町二番地

印刷者
酒井平次郎

日本東京淺草區新橋屋町二番地

印刷所
登記商號 同文印刷舍

日本東京小石川區久堅町

日本東京神田區小川町三十四番地

古今圖書局編輯部

總發行所

日本東京神田區南神保町七番地

古今圖書局營業部

代派處
日本 中國

古今圖書局取次所

日本東京市各番肆

上海商務印書館

山西晉新書社

文 信 國 絕 命 自 贊 之 詞

孔曰成仁

孟曰取義

惟其義盡

所以仁至

讀聖賢書

所學何事

而今而後

庶幾無愧

謁文山祠

丞相英靈消未消。絳帷燈火颯寒飈。乾坤浩蕩身難繫。道路間關夢且遙。花外子規燕市月。水邊精衛浙江潮。祠堂亦有西湖樹。不遣南枝向北朝。

挽文丞相

徙把金戈挽落暉。南冠無奈北風吹。子房本爲韓彭出。諸葛寧知漢祚移。雲暗鼎湖龍馭遠。月明華表鶴歸遲。不須更上新亭望。大不如前灑淚時。

文丞相叙

國之所與立者。非力也。人心也。故善觀人之國家者。惟觀人心。何如爾。此固儒者尋常迂闊之論。然萬萬不踰此理。今天下崩裂。忠臣義士死於國者。極慷慨激烈。何啻百數。曾謂漢唐末年有是夫。於是。可以覩國家氣數矣。藝祖曰。宰相須用讀書人。大哉王言。直驗於三百年後。丞相文公天祥。才略奇偉。臨大事無懼色。不敢易節。德祐一年乙亥夏。遭韃深迫內地。公時居鄉。挺然作檄書。盡傾家貲。糾募吉潁鄉兵三萬人勤王。除浙西制置使。九月。至平江開闢。十一月。朝廷召公以浙西制置使勤王入行在。二年丙子正月。韃兵犯行在皋亭山。丞相陳宜中奏請三宮不肯遷駕。即潛挾二王奔浙東。韃僞丞相伯顏聞而心變。意欲直入屠弑京城。在朝公卿咸驚懼。衆慫恿文公使韃軍前。與虜語。朝廷假公以丞相名。及出。一見逆臣呂文煥。即痛數其罪。又見逆臣范文虎。亦痛數其罪。文煥文虎意俱怒。導見虜酋伯顏。公竟據中坐胡床。仰面瞋目。撚鬚翹足。倨傲談笑。虜酋伯顏問其爲誰。公曰。大宋丞相文天祥。伯顏責不行胡跪之禮。公曰。我南朝丞相。汝北朝丞相。丞相見丞相不跪。遂終不屈。其他公卿朝士見虜酋或跪或拜。賣國

乞命。獨公再三與韃酋伯顏慷慨辨論。尙以理折其罪。辯析夷夏之分。語意皆不失國體。深反覆論文煥之逆。伯顏竟解文煥兵權。又沮渴伯顏直入屠絨虜掠京城百姓之凶。伯顏始怒終敬。爲其所留。不復縱入京城。竟挾北行。至京口。賊酋阿朮勒丞相諸使親札諭維揚降韃。獨文公不肯署名。虜酋暫留公京口虜館。時維揚堅守城壁。與賊酋阿朮據京口對壘。虜賊禁江禁夜。把路把巷。甚嚴密。公間關百計。擲金買監絆者之心。寓意同監絆虜酋。往來妓館。褻狎買笑。意甚相得相忘。又得架閣杜潛相與爲謀。二月晦。夜遁出城。僉渡江登眞州岸。僉歷賊寨。勞苦跋涉難譬。時全太后幼帝北狩。將道經維揚。公欲借揚州兵與賊戰。邀奪二宮還行內。公叫揚州城。揚州疑公不納。復西行叫眞州城。即差軍送東往泰州。由海而南。南北之入悉以公爲神。朝廷重拜爲右丞相。又於汀漳間募士卒萬餘人。勦叛臣易正大。驅馳二三年。景炎三年。歲在戊寅。十一月。湖陽縣值賊。服腦子不死。爲賊所擒。終不屈節。談笑自若。賊以刀脅之。笑曰。死末事也。此豈可嚇大丈夫耶。嘗伸頸受之。賊逼公作書說張少保世傑叛南歸北。公曰。我旣大不孝。又教人不孝父母耶。不從其說。賊擒公至幽州。見僞丞相博羅等不跪。衆虜控持。搦

腰捺足。必欲其跪。則據坐地上叱罵曰。此刑法耳。豈禮也。賊命通事譯其語。謂公曰。不肯投拜。有何言說。公曰。天下事有興有廢。自古帝王及將相。滅亡誅戮。何代無之。我今日忠於大宋社稷。至此何說。汝賊輩蚤殺我則畢矣。賊曰。語止此。汝道有興有廢。古時曾有人臣將宗廟城郭土地付與別國了。又逃去。有此人否。公曰。汝謂我前日爲宰相。奉國與人而後去之耶。奉國與人。是賣國之臣。賣國者有所利而爲之。去之者。非賣國者也。我前日奉旨。使汝伯顏軍前。被伯顏執我去。我本當死。所以不死者。以度宗之二太子在浙東。老母在廣。故爲去之之圖爾。賊曰。德祐嗣君。非爾君耶。公曰。吾君也。賊曰。棄嗣君別去立二王。如何是忠臣。公曰。德祐嗣君。吾君也。不幸失國。當此時社稷爲重。君爲輕。我立二王爲宗廟社稷。計所以爲忠臣也。從懷帝愍帝而北者。非忠臣。從元帝爲忠臣。從徽宗欽宗而北者。非忠臣。從高宗爲忠臣。賊曰。二王立得不正。是篡也。公曰。景炎皇帝。度宗長子。德祐嗣君之親兄。如何是不正。登極於德祐已去之後。如何是篡。陳丞相奉二王出宮。具有太皇太后聖旨。如何是無所授命。天與之人與之。雖無傳受之命。推戴而立。亦何不可。賊曰。爾旣爲丞相。若奉三宮走去。方是忠臣。不然。則引兵與

伯顏決勝負。方是忠臣。公曰。此語可責陳丞相。不可責我。我不當國故也。賊曰。汝立二王。曾爲何功勞。公曰。國家不幸喪亡。我立君以存宗廟。存一日則一日盡臣子之責。何功勞之有。賊曰。既知不可爲。何必公。公曰。人臣事君。如子事父。父不幸有疾。雖明知不可爲。豈有不下藥之理。盡吾心。爾若不可救。則命也。今日我有死而已。何必多言。賊曰。汝要死。我不教汝死。必欲汝降服而後已。公任汝萬死萬生。煨煉試觀。我變耶不變耶。我大宋之精金也。焉懼汝賊輩之篝火耶。汝至死我而止。而我不變者。初不死也。叨叨語十萬劫。汝只是夷狄我。只是大宋丞相殺我。即殺我。遲殺我。我之罵愈烈。昔人云。薰桂之性。到死愈辣。我亦曰。金石之性。要終愈硬。公後又云。自古中興之君。如少康以遺腹子興於一旅。一成。宣王承厲王之難。匿於召公之家。召周二相立以爲王。幽王廢宜臼立伯服爲太子。犬戎之亂。諸侯迎之。宜臼是爲平王。漢光武興於南陽。蜀先主帝巴蜀。皆是出於推戴。如唐肅宗即位靈武。不稟命於明皇。似類於篡。然功在社稷。天下後世無貶焉。禹傳益。不傳啓。天下之人皆曰。啓吾君之子也。謳歌訟獄者歸之。漢文帝即是平勃諸臣所立。豈有高祖惠帝呂后之命。春秋亡公子入爲國君者何限。齊桓晉

文是也。誰謂奔去者不當立。前日汝賊來犯大紀。理不容不避。二王南奔。勢也得程嬰公孫杵臼輩。出存趙氏。爲天下立綱常主。揆諸理而不謬。又寧復問有無授命耶。惜乎。先時不曾以此數事歷歷詳說與賊酋一聽。此皆公首陷幽州之語。公始被賊擒。欲一見忽必烈大罵就死。機洩。竟不令見忽必烈。因叛臣青陽留夢炎教忽必烈曰。若殺之則全彼爲萬世忠臣。不若活之。徐以術誘其降。庶幾郎主可爲盛德之主。忽必烈深善其說。故公數數大肆罵詈。忽必烈知而容忍之。必欲以術陷之於叛而後已。數使人以術劫刺耳語。公始終一辭曰。我決不變也。但求早殺我爲上。賊屢遣舊與公同朝之士密誘化其心。公曰。我惟欲得五事。曰。剛曰。斬曰。鋸曰。烹曰。投於大水中。惟不自殺耳。賊又勅太皇傳諭說公降轡。公亦不聽。諸叛臣在北。妬其忠烈。與賊通謀。密設機穽奪其志。公卒不陷彼計。反明以語轡。衆酋盡伏其智。且俾南人羣然問六經子史奇書釋老等疑難之事。令墮於窘鄉。衆謀折其短誤。公朗然辯析議論。了無不通。強辯者皆屈。北人有敬公忠烈求詩求字者俱至。迅筆書與。悉不吝。公妻妾子女。先爲賊所虜。後賊俾公妻妾子女來哀哭勸公叛。公曰。汝非我妻妾子女也。果曰。眞我妻妾子女。寧肯叛而

從賊耶。弟壁來亦如是辭之。壁已受僞爵。嘗以韃鈔四百貫遺鬼。公曰。此逆物也。我不受。壁慚而卷歸。後公竟如風狂狀。言語更烈。一見韃之酋長。必大叱曰。去。有南人往謁。公問汝來何以。曰。求北地勾當。公即大叱之曰。去。是人數日後來謁。已忘其人曾來。復問曰。汝來何以。是人曉公意。惡韃賊。給對曰。持來見公。餘無他焉。公意則喜笑。垂問如舊親識。他日是人復來。公又忘之矣。叛臣留夢炎等皆罵曰。風漢北人。指曰。鐵漢。千百人曲說其降。公但曰。我不曉降之事。虜酋曰。足跪於地。則曰降。公曰。我素不能跪。但能坐也。賊曰。跪後受爵祿富貴之榮。豈不爲樂。何必自取憂苦。公曰。旣爲大宋丞相。寧復效汝賊輩帶牌而爲犬耶。或強以虜笠覆公頂上。則取面溺之。曰。此濁器也。德祐八年冬。忽有南人謀刺。忽必烈戰栗不果。被賊殺。或謂久留公終必生變。非利於韃。忽必烈數遣叛臣留夢炎等堅逼公歸逆。謂忽必烈曰。韃韃不自爲我相。惟文公可以爲之。得其降則以相與之。公曰。汝輩從逆謀生。我獨謀盡節而死。生死殊塗。復何說。大宋氣數尙在。汝輩大逆至此。亦何面目見我。遂唾夢炎等去之。會有中山府薛姓者告於忽烈曰。漢人等欲挾文丞相擁德祐嗣君爲主。倡義討汝。忽必烈取文公至問之。公慨然

受其事曰。是我之謀也。請全太后德祐嗣君。至則實無其事。公見德祐嗣君。即大慟而拜。且曰。臣望陛下甚深。陛下亦是耶。謂嗣君亦從事於胡服也。忽必烈始甚怒公。然忽必烈意尙憐公忠烈。猶望公降。彼再三說諭。公數忽必烈五罪。罵詈甚峻。忽必烈問公欲何如。公曰。惟要死耳。又問欲如何死。公曰。刀下死。忽必烈意欲釋之。俾公爲僧。尊之曰國師。或爲道士。尊之曰天師。又欲縱之歸鄉。公曰。三宮蒙塵。未還京師。我忍歸忍生耶。但求死而已。且痛罵不止。諸酋咸勸殺之。再致日後生事。忽必烈始令殺之。公聞受刑。歡喜踴躍。就死。行步如飛。臨下刃之際。忽必烈又遣人諭公曰。降我則令汝爲爲頭丞相。不降則殺汝。公曰。不降。且繼之以罵。及再俟。忽必烈報至。始殺公。公之神爽已先飛越矣。及斬頸間微湧白膏。剖腹而視。但黃水剖心而視。心純乎赤。忽必烈取其心肺與衆啗食之。昔公天庭擢第。唱名第一。出而拜親。革齋先生留京師。病已亟。命之曰。朝廷策士。擢汝爲狀頭。天下人物可知矣。我死汝惟盡心報國家。母夫人遭德祐變。故逃避入廣。又嘗教公盡忠。故公始終不違父母之訓。盡死於國家。無二心焉。公自號三了道人。謂儒而大魁。仕而宰相。事君盡忠也。忠臣孝子。大魁丞相。古今惟公一人。南

人慕公忠烈者。已撫公之哭母詩。母嘗教我。我忠。我不違母志。及泉。曾相見。鬼神共歡喜之語。作鬼神歡喜圖。私相傳翫。公在患難中。嘗終日不語。冥然默坐。若無繫心者。五載陷虜。千磨萬折。難殫述其苦。事事合道。言言皆經。一以相去遠。二以人畏禍。不肯傳。百僅聞其一二。累歲摧挫之餘。老氣崢嶸。視初時愈勁。時作歌詩自遣。皆許身殉國之辭。間見數篇。雖有才學。然怪其筆力不能操。予奪之權。氣索意沮。深歎其語。後乃知叛臣在彼。諛虜或嫉公。或僞其歌詩。揚北軍氣。謾我朝孤殘。憐餘喘不得復生之語。雜播四方。損公壯節。公自德祐二年陷虜北行。作指南集。景炎三年。陷虜作指南後集。公筆以授戴俊卿。文公自叙本末。有稱賊曰大國。曰丞相。又自稱曰天祥。皆非公本語。舊本皆直斥虜酋名。不書其僭僞語。觀者不可不辨。必蔽於賊者畏禍。易爲平語耳。詩之劇口罵賊者。亦以是不傳。禮部郎中鄧光薦蹈海爲賊鈎取。文公與之同患難。頗多唱和。杜潛嘗除侍郎。海中殺賊頗夥。後以戰死。公之家人皆落賊手。獨妹氏更不改嫁賊。曹謂我兄如此。我寧忍耶。惟流落無依。欲歸廬陵。賊未縱其還鄉。公名天祥。字宋瑞。號文山。廬陵人。父名儀。號革齋。被擒後。已卯歲。往北道。間作祭文。遺孫禮詣廬陵革齋先生。

墓下爲祭。仍俾姪升立一嗣。公寶祐四年。年二十一歲。廷對擢爲大魁。四十一歲拜丞相。亂後出處大略如此。平生有事業文章。未悉其實。未敢書。思肖不獲識公面。今見公之精忠大義。是亦不識之識也。人而皆公也。天下何慮哉。意甚欲持權衡筆。詳著忠臣傳。苦耳目短。不敢下筆。然聞爲公作傳者。甚有其人。今諒書所聞一二。助他日太史氏採摭。當嚴直筆。使千載後逆者彌穢。忠者彌芳。爲後世臣子龜鑑。與所南鄭思肖叙。

寧可

枝頭

抱香

死

曾不

落

風北中

序

文山別集者。宋丞相文山文先生。自述其勤王之所經歷。後人因而采集之以成者也。其間所值。險阻艱難。顛沛萬狀。非先生之自述。世固無從而盡知者。先生忠節蓋宇宙。皆於是爲有據。後之人因詞考迹。感先生之大義。油然而興起其忠君愛國之心。固有潸然涕下。裂眦扼腕。思喪元之無地者。是集之有益於臣道。豈小小哉。古之君子之忠於其君也。蘄盡其心焉。以自慊而已。亦豈屑屑言之。以蘄知於世。然而仁人之心。忠於其君。亦欲夫人之忠於其君也。忠於其君。則盡心焉已。欲夫人忠於其君。而思以吾之忠於其君者。啓其良心。固有人弗及知之者。非盡言之。何由以及乎人。斯先生之所爲自述。將以教世之忠也。當其時仗節死義之士。無不備載。亦因是有以傳。是又與人爲善也。是集也。在先生之自盡。若嫌於蘄世之知。以先生之教人。則吾惟恐其知之不盡也。在先生之自盡。若可以無傳。以先生之與人爲善。則吾惟恐其傳之不遠也。先生之族裔。今大僕少卿公宗嚴。將是集。屬守仁爲之序。守仁之爲廬陵也。公之族兄承蔭。命其子庠生繼宗。嘗以序請茲。故不可得而辭。嗚呼。當顛沛之餘。而不忘乎與人爲善者。節

之裕也。致自盡之心。而欲人同歸於善者。忠之推也。不以蘄知爲嫌。而行其教人之誠者。仁之篤也。象賢崇德。以彰其先世之美之謂孝。明訓述事。以廣其及人之教之謂義。吾於是集之序。無愧辭爾已。

後學餘姚王守仁撰

我所思兮文丞相英風凜凜照穹壤失身匍匐草莽間
屢迫以死彌忠壯虛空可變心不變吐語鏗然金石響
相公骨朽化爲土生樹開花亦南向嗚呼五歌兮併懷
愴望公不見愁泱泱

自序

予自吳門被命入衛。守獨松關。乃王正二日。除浙西大制。撫領神臯。予辭尹。引帳兵二千人。詣行在。曰夕贊陳樞使宣中。謀遷三宮分二王於閩廣。元夕後。予所部兵皆聚於富陽。朝廷擬除予江東西廣東西制置大使。兼廣東經畧。知廣州。湖南策應大使。未及出命。陳樞使已去國。十九日。太皇除予右丞相。兼樞密使。都督諸路軍馬。時北兵駐高亭山。距修門三十里。是日虜帥即引董叅政。以兵屯榷木教場。城中兵將官紛紛自往納降。予欲召富陽兵入城。已不及事。三宮九廟。百萬生靈。立有魚肉之憂。會使轍交馳。北約當國相見。諸執政侍從聚於吳左丞相府。不知計所從出。交贊予一行。國事至此。予不得愛身。且意北尙可以口舌動也。二十日至高亭山。詰虜帥前後失信。虜帥辭屈。且謂決不動三宮九廟。決不擾京城百姓。留予營中。既而呂師孟來。予數罵其叔姪。愈不放。還賈餘慶者。逢迎賣國。乘風旨使代予位。於是北兵入城。所以誤吾國陷吾民者。講行無虛日。北知賣國非予所容也。相戒勿令文丞相知。未幾賈餘慶。吳堅。謝堂。家鉉翁。劉昂。皆以府第爲祈請使詣北方。蓋空我朝廷。北將甘心焉。二月八日。諸使登舟。忽